

A man wearing a heavy, quilted winter jacket and a fur-lined hat is shown working in a snowy, outdoor environment. He is leaning forward, possibly handling a large white bag or container. The background is a vast, snow-covered field under a hazy sky. The entire scene is bathed in a warm, reddish-orange light, creating a dramatic and nostalgic atmosphere.

生 色 记 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83773
 360
 433
 6

183773
 360
 8433
 718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1305423522

181129

182

3
 18
 370

182094
 181924
 181729
 10001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色记忆/孙勇岐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7-207-08801-7

I. ①金… II. ①孙…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9354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张 红

封面设计:杜 琳

封面题字:满文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s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大庆油田报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801-7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序

为了纪念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大庆油田报》策划了这本书。为石油前辈镌刻金色记忆的同时,我们也留下了对50年辉煌历史的崇敬。

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纪念活动丰富多彩,在历史天空中留下了久久的回声。这本书一年之后的出版,也算作一种回声吧。

历史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凡是你用生命与热爱去叩击过的,就一定会发出与之匹配的声响,而且它的回声久久不散。

这本书登载的就是一个个回声。它收录的是2009年刊发在《大庆油田报》周刊版《金色记忆》专栏中的一些访谈文章。作者几乎包括了大庆油田报所有编辑、记者。

书中人物大都是油田大事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他们中有老领导、老会战、老劳模,也有科技工作者、普通员工、家属等,他们把自己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奉献给了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他们理所应当被历史记住!

人可以老去,但故事永远年轻;历史可以走过,但记忆难以磨灭。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50年间,有英雄的史诗,也有平实的故事;有华彩的乐章,也有雄浑的和弦,让我们在这本书中一并怀着崇敬来阅读、倾听并感动吧。在这里,你或许看不到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但你一定能感受到大庆石油人追赶太阳的豪迈;你或许找不到太多豪言壮

语,但你一定能感悟出逐油人生的沉实。

我们出版这本书,就要再现大庆石油前辈的人生轨迹,让那一道道美丽的弧线,装点油田新生活美丽的星空,让更多的后来人记住我们的前辈在这块英雄土地上的支撑与担当、奉献与无悔。

当然,这本凝聚着《大庆油田报》采编人员大量心血的书,也会激励我们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打好油田新闻宣传主动仗,服务永续辉煌主战场,为大庆油田可持续发展不断营造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

孙永岐

2010年11月8日

目 录

| | |
|----------------|-----|
| 王启民:热土热心 | 1 |
| 贾身乾的『注水』情结 | 15 |
| 『会战夫妻』携手走过五十年 | 29 |
| 郭希莲 一个女人的童话 | 39 |
| 战歌激昂 油魂不朽 | 54 |
| 张学贵:踏着铁人足迹走 | 69 |
| 蔡升:逐油人生无怨无悔 | 82 |
| 陈延好的“特殊任务” | 94 |
| 卢菊:茫茫荒野中的传奇人生 | 102 |
| 郝春花:一辈子跟党走 报党恩 | 114 |
| 梦里常闻“铁罗汉”队钻井声 | 124 |
| 陈可日:守望幸福 | 137 |
| 蒋志明:阳光老人的钻塔情 | 149 |
| 会战岁月里的“演艺生涯” | 163 |
| 高连和:会战岁月炼铸了硬骨头 | 175 |

| | |
|--------------------------|-----|
| “一辈子不回家”的老石油人 | 189 |
| “勇士”师徒的激情岁月 | 203 |
| 钻井父子的石油情怀 | 217 |
| 感受“最讲认真的人” | 229 |
| 油田热土上的使命“接力” | 240 |
| 蒋成龙的人生四大幸事 | 252 |
| “多变”老人马跃君 | 265 |
| 余章宝：一辈子扎根采油一线 | 278 |
| 一个女人的传奇故事 | 290 |
| 会战时期的“浴火战士” | 302 |
| 平凡的快乐老人顾亚芹 | 313 |
| 李连举与岗位责任制的一世情缘 | 325 |
| 杨利民：深情藏沃土 | 337 |
| 李玉生：我第一个听到他被称做“铁人” | 351 |
| 我就在这儿扎根了 | 364 |
| 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油海丹心 | 378 |
| 追寻铁人的足迹 | 390 |

王启民：热土热心

文 / 张玉秀 摄 / 李学庆

题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艾青



我采访王启民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眼前的王启民，怎么也看不出“新时期铁人”的样子。谦和、慈爱、平实、睿智，像极了一位和善的父亲。

在他的办公室，除了醒目的书柜，就是散落在书柜边的一个个乒乓球，我们的话题就从这小小的乒乓球谈起。

我问他，那么多乒乓球，您乒乓球一定打得挺好吧？

他说，乒乓球这项运动，最适合年岁大的人。场地最小，活动量适中，可以打得悠着点儿，也可以打得激烈点。

我又追问：在咱们公司打比赛，您能拿到什么名次？

他笑了，那是一种带有一些童趣的笑。他说，我处于中不溜儿的水平吧，他们说我是—道坎儿。什么坎儿呢？打过我呢，就进入高层次了。打不过我呢，还在低层次。

我有些不甘心，科研上被称为“新时期铁人”的人，怎么也应该有

进入高层次的劲头：您想不想把这道坎儿跨过去？越过这道坎儿就能看到更美的风景了。

他说，打的过程中也想进取，更主要的是兴趣。实际上就是健康、锻炼的一种活动。这时的王启民，表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平和的境界。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打过乒乓球，那时候是在石头板上加两块砖头打，中学毕业以后就不打了，有点基础。在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又捡起来了，工间休息的时候打。现在呢，吃完饭打。打出盲肠炎来了，后来把盲肠切掉了，这回没负担了，更可以打了。说完后，他开心地笑了起来。那是一种幸福又温暖的笑容，让人看到一个思维缜密的科学工作者平易亲切的一面。

从1961年来到大庆油田，其间近20年，他没碰一下乒乓球。甚至都忘记了还有乒乓球这项运动。

学石油的人到哪里才有用武之地？往哪儿走啊？也没有油田。这是在大学校园里的王启民的焦虑与困惑。当发现大庆油田的喜讯传来后，那种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的感觉让他激动不已。那时，共和国特别缺油，为国家分忧，解决缺油的困难，更使他增添了一名莘莘学子的责任感。

说到责任感，至今他还觉得应该是在他来到大庆油田的第一天就奠定了。那是1961年4月的一天，他到葡萄花油田的大队部报到后，人家就对他讲，你到井上去吧，你就是井上的技术员。

他有些手足无措地说，我是什么技术员？我啥技术也没有啊。

大队领导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啥技术没有也是技术员，因为工人都是解放军，只有队长和指导员是从老油田新疆克拉玛依来的。你

们是学校来的,不是技术员是啥?

他就那么惶惑不安地坐着车上井去了。这一下,他确实体会到了什么叫荒原一片。4月的松辽大地,放眼望去,一片苍茫。与家乡的山清水秀,与北京的桃红柳绿形成了巨大反差。更令他茫然的是,他脑海里的油田呢?他千百次地想象过的油井呢?

他们的车就在那片草原上找啊,找来找去,才发现房子,是老乡住的干打垒的房子。过去问老乡这里是不是有个试油队?老乡们说有,已经来了一些人了。

那一户只有老两口人的人家,就成了他们的住处。一个房间前后炕,一个闲着,正好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住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在油田安了家。

卸下行李后,他们就去找油井。

那么大片荒原,他们的井在哪儿啊?

送他们的车在附近找了几圈儿,终于在一个大水泡子边上发现了一个光屁股井。所谓的光屁股井,就是没有标志性的小白房,完全裸露在外面的一口井。远处有干打垒小泵房和保温用的锅炉房。

井找到了,王启民在心里舒了口气。他悄悄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岗位、我的家,什么都有了。第一步就要这样地艰苦奋斗,住干打垒,在这个井上工作。在来大庆之前,他们接受了许多关于艰苦奋斗的教育,可以说从踏上这片荒原的那一刻起,王启民脑子里全是“艰苦创业”这四个字,要用这四个字把艰难和困苦克服过去。

可是当时最大的困难不是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是他自己不知道工作怎么干,脑袋里是空的。

仿佛是蹒跚学步，一切从头开始。

我问他那时候对自己的未来有过设计吗？他连连说没有，只是扎扎实实做技术工作，少说多干。

在踏实的干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当初面对油田脑袋空空的王启民迅速充实丰富起来。

谈到这段经历，他说，人必须有一个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有一种激情。一定要实现它！这样一个大油田到底怎么开发？我们没有经验，根据国外的经验，我们进行几大试验。

50年后，在美丽的晨辉里，我站在大庆油田中区西部的土地上，放眼望去，岁月依然抹不去它在都市人眼里的荒寂。

可是，它却像丰碑一样无形地矗立在油田发展史上。

从1970年起，中区西部，成了王启民和他的科研小组一干就是十年的试验场。在这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坐落着55口油井，36口注水井，王启民就像熟悉自己的眼睛一样熟悉这里的每一口油井的每一个层面。每天，他都从一口油井跑到另一口油井，录取资料，分析油层情况，观察地下含水变化，寻找油田高产稳产措施。

仿佛天生就对石油有一种亲和力，在专注的工作中，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那种痴迷，常常让他产生一种融入的幸福与沉醉。这时，他已从一个快乐的单身汉成为丈夫、父亲。然而，那些温暖的亲情都不能分割他对大油田的情感，他把一颗炽热的心交付这片土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0年里，他分析了1000多万个资料数据，逐步搞清了地下油层系统油水分布规律，证明了大庆油田“非均质”的特点。

今天，在这座到处生长着白杨绿柳的现代化大油城里，几乎每个

人都知道,大庆石油工业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石油科技的进步史。

当人们还沉浸在中国拥有了自己的世界级的大油田的喜悦中时,油田开发中遇到的难题使油田的决策者和科技人员长夜不寐,食不甘味。

当时叫“两降一升”。两降,就是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一升,就是综合含水上升。

水换油。就在人们谈水色变时,名不见经传的王启民带着一群要跨过洋人头的人,大胆地提出这一科学构想。从此,或者说在他来到这块土地那天起,他的命运就和这大油田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一个“水换油”的大胆构想,王启民开始了向当时国际权威的“温和注水,均衡开采”的油田开发理论发起挑战!

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王启民大胆地提出了“分层注水、分层开采”的设想。所谓的分层注水、分层开采颇有些看人下菜碟的意味。将原来一刀切的温和注水变成一个层一个层地注,渗透性强的就少注,渗透性差的就多注。含水高的油层就少采或堵死不采。也就是针对不同的地质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分层注水、分层开采,从根本上解决了“两降一升”的矛盾,大庆油田一大批百吨以上高产井在这里诞生。原油产量从1976年上升到5000万吨后,1985年达到5500万吨,实现了连续10年高产稳产。

我在采访大庆著名作家杨利民时,问他在创作的过程中,生活给予了他什么的时候,他深情地说起王启民,其实每一部作品啊,背后都有作家的泪水、心动和那种有话要表达的欲望。话剧《地质师》的原型就是王启民。我爱人最早在研究院跟王启民的夫人陈宝玲在一个科

室工作。那时王启民在试验大队,在很早以前,我就认识他。那时他没有当劳模,我就按照他的原型来创作这个话剧。结果这个话剧获了国家文华大奖,由时任国家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亲自为我们颁奖。文华大奖是三年评一次,全国文华大奖戏剧类就一个。那为什么这个剧能获奖呢?像王启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南方人,从北京石油大学毕业就一心扑在石油事业上,患严重风湿脊椎炎,却为这片土地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想是他专注的敬业精神感动、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可以说,像王启民这样的一代人,就是共和国一个时代的记忆。

时代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1980年,大庆油田进入高含水开发期,原油含水达80%。一方面是国民经济建设对石油的巨大需求,一方面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在开采中的自然递减。

大庆石油人肩负的责任是那么巨大,担当的勇气需要科学的支撑。当时的大庆油田的决策者多次与王启民商讨“稳产大计”。

20至50厘米甚至更薄的油层,没有列入国家矿藏储量表内,被称为表外储层,因为它实在瘦得不能再瘦。

王启民以地质学家的睿智目光看出了它的肥硕。

1984年,在大庆油田准备向原油5000万吨高产稳产第二个十年目标奋进之时,王启民又开始了油田表外储层的开发实验工作。

当我在电视里看到王启民穿行在岩心库里的身影时,一种感叹发自心底。岩心架组成长长的隧道,在阳光斑驳的影子下,有些神秘、有些深邃,那种感觉,让人想起很遥远的流逝的时光,还有时光在变迁中留给人们的馈赠。

沧海桑田,多少万年的巨变,使地下拥有了一层层有厚有薄的岩体、沙体。而这些岩体、沙体细细的孔隙,成为形形色色微小生物们捐躯的家园,千百万年过去,它们又变成了石油。

“王启民”们就是要把石油从这藏身之处驱赶出来的人。

枯燥、乏味、艰辛,苦乐年华。

这是油田发展的需要!这是一种赤诚之爱的燃烧!

寒来暑往,一口口油井和王启民案前长夜不眠的灯光辉映出一位油田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之光;春华秋实,广袤油田的一草一木见证了王启民和他的同伴们为开发表外储层十年磨一剑的艰辛。

从1984年起的7年多的时间里,王启民和他的表外储层试验组的足迹踏遍油田的角角落落。通过对1500多口井的不同层面的地质解剖、分析、研究,终于把油田表外储层变成了一块“肥肉”。

这块“肥肉”的重量是7亿4千万吨,按可采量30%计算,就是浮出地壳的两亿吨原油。

两亿吨,在油田高产稳产中意味着什么?那主心骨的感觉不言而喻。

1995年,大庆油田胜利实现原油年产5000万吨以上连续20年高产稳产,向共和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采访王启民时,他在“王启民”三个字的后边加了一个大大的“们”字。他说,大庆油田是世界级的大油田,没有经验可循,庞大的系统工程,决不是几个人能支撑得了的。30多年来,有多少人为之奋斗?有些科技人员英年早逝,把尸骨都埋在了这里。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代伟人毛泽东充满豪情的

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受到一种澎湃的豪迈之情。的确,在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史上,书写的就是牺牲与奉献。正是这些牺牲与奉献,支撑起共和国建设坚实的脊梁。

我们在采访王启民的夫人陈宝玲的时候,唯美的我总想让画面漂亮些,就对她说:陈阿姨,您换一件衣服好吗?

陈阿姨就从皮箱里拿出一件件衣服给我看。

她笑着说:这件是王启民买的,10元钱。这件也是他给买的,也是10元钱。这件也是。

那些衬衫,几乎都是10元左右一件的。我都不甚满意。那些衣服,都是王启民出差时给夫人买回来的,便宜是实在便宜,但从审美的角度讲,都不够漂亮。这让我觉得他买这些衣服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漫不经心,如果他拿出对油井的专注劲头呢?

采访王启民时,我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问王启民,您一心扑到工作上,那您在家当父亲也当丈夫,您在家都干什么啊?

他说,现在孩子大了,不用管了。

我不依不饶地继续问,那孩子小的时候您都管啥啊?

他笑,孩子小的时候管得很少,所以爱人老埋怨我。

您在家里受埋怨的时候,您的态度是什么样?

他说,家里的事做不好的时候,她抱怨我的时候,笑一笑就过关了。所以我爱人说我,你不姓王,你姓油。

油是什么意思啊,油是滑头的意思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笑着问他。

他亦和善地笑着说，油是开发油田的油啊！她抱怨我把心思都放在找油上，所以姓油嘛。

我笑，心里觉得自己的理解也不差，这个一心扑在油田科研事业上的人，在处理家事上的态度确实也很智慧。

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你一生气她会更生气，那没个完。事情也是小事情，什么孩子不管了，菜没买了，家里没粮了。有一次我还把粮本弄丢了，她等我回来我还没回来，找又找不着了。那时候生活没现在方便，没粮家里就会断顿。这个时候她肯定要生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事放在家里就是大事，但是与工作相比毕竟还是小事情。她生气我不生气笑一笑也就过去了。人的精力也只能做到这样，抓住工作的大头儿，应付家里的小头儿。你想我现场少去一点，家里多顾一点，啥事都干不成。

我问，我知道您爱人曾埋怨您，孩子成长得不好，都是您没教育好。您认同她的观点吗？

他沉吟一会儿，轻轻地说，这个确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们教育不够啊也有关系。但是我的观念是一个人的成长不是完全靠父母，关键还是靠自己。总想到孩子培养得好好的，工作搞得好好的，我可没有这个良好的能力。搞好一样还很困难的，我就想，让我教育孩子我还不一定教育好呢，因为我这人搞工作傻乎乎的。人有主要方面，你丢掉了主要方面，对人生来说那是最大遗憾。

您的主要方面是什么？

他认真地说，我的主要方面是工作啊，我的工作啊！家里的事是做不完的。

那您想没想过,这些事都让您夫人干了,您夫人很辛苦啊。

他感叹又有些无奈地说,是啊。所以在家里只能笑一笑,应付过去了。

您是在事业上辛苦,她是在家里辛苦,是这样吗?

他笑,说,所以这个东西要互相理解。

有爱才有理解。一心扑在油田开发科研工作上的王启民,在患有严重风湿脊椎炎后依然不肯放慢求索的脚步。

作为妻子,陈宝玲记不清在多少个朝霞中、落日里,一个人把对丈夫的牵挂融进无言中。她为丈夫而担惊受怕,怕他系不上鞋带,怕他摔倒,怕他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她甚至想到了类风湿病人死去时痛苦的情景。

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日子,她终于说服丈夫挤出时间去看病。门推不开了,她先从窗户爬出来,再拉出丈夫。那无垠的白雪,记下了这对寻常夫妻的无限深情……雪地上,他们的脚印印证了他们对这片热土的赤诚之爱。

在共同走过的岁月里,陈宝玲已习惯了自己处理家中琐事,也不介意丈夫的不管家不顾家。但有一件作为妻子她还是很介意的,那就是一个人回北京生第一个孩子,把女儿生在途中的锦州。

我问王启民,许多年过去了,您的女儿今年已经40多岁了,40多年过去了,陈阿姨还想起这件事吗?

他说,个别时候还提起这件事,说我不负责任。

我问,提起的时候您心里有歉意吗?

他有些为难地说,历史嘛,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总有那些遗憾的